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肖克凡卷



1935

NIAN

年

DE

的

ZHEN

真

XIANG

相

肖克凡
◎著



- ◎ 赌者
- ◎ 1935年的真相
- ◎ 小阔
- ◎ 穷学
- ◎ 没戏的日子
- ◎ 旺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肖克凡卷

1935 年的真相

肖克凡
◎ 著

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35年的真相 / 肖克凡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20.3
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肖克凡卷)

ISBN 978-7-5205-1647-1

I. ①1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61817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 薛未未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: 100142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5.25 字数: 363千字

版 次: 2020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69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肖克凡 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鼠年》《原址》《天津大码头》《旧租界》等八部，小说集《赌者》《你为谁守身如玉》《蟋蟀本纪》《爱情手枪》等十五部，散文随笔集《一人个的野史》《人间素描》等四部，还有部分影视作品。长篇小说《机器》获中宣部第十届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，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生铁开花》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。

为张艺谋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编剧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责任编辑：蔡晓欧 薛未未

封面设计：丛一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边琛雯 QQ: 867967675

目 录

赌者

1

1935 年的真相

68

小阔

113

穷学

184

没戏的日子

253

旺族

326

赌 者

说起天津的来历，最初只是宋辽对峙的地界。海河两岸，河北属于极善骑射的契丹人，河南是弱宋。有人在河边种了两畦水萝卜，至今也没成为化石。河水悠悠改朝换代，到了大明，始称直沽寨。一群操着安徽凤阳口音的将士驻扎此地，开创“军民共建”之先河。洪武皇帝驾崩，燕王朱棣渡过三岔河口挥师南下，攻陷南京硬从侄子惠帝屁股底下抢得皇位，成为一代天子。天子既然在此渡河，就赐名“天津”，以示皇恩浩荡。明成祖迁都北京，天津就成了北京的传达室。

开埠以来，“庚子之乱”天津又被八国联军的“都统衙门”逼着拆了城墙，越发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。其实八国联军也攻下北京，然而京师王气犹存，依然京师。咫尺之间，天津则大不相同——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，杂八凑儿。城市枕河而建，随弯儿就弯儿，压根儿就没个正形。五黄六月遥望津门一派泽国，仿佛万物全都漂在水上。于是天津人成了水畔一族，最为忌讳的一词当属“王八”。

天津人没正形，主要是受河的影响。天津的海河七扭八歪，好像王母娘娘扔在人间的一条裹脚布。你看，海河在东浮桥一带，两岸还被称为河南河北，眨眼之间流到大直沽，就变成河东河西了。天津这块码头，毫无规矩而言。路不分南北，道不辨西东，总让人觉得万事万物都

没个准稿子。南来北往，九河归一，天津大码头只落得一个“杂”字。人杂，物杂，口音杂，祖宗也就杂了。有人说天津人的老祖乃是《西游记》里哪吒的父亲——陈塘关总兵李靖；也有人说天津的开发者本是一船来自福建的伙居道士；还有人说天津最早的人烟乃是引海水熬卤煮盐的灶户……说法种种，不足为训。总之，天津人很难找到祖宗，天津城也就堪称一锅大杂烩。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味道俱全。

李鸿章督直的时候，总往这锅大杂烩里添汤，说是改良。今儿在紫竹林办一所海军驾驶学校，明儿在海光寺建一座机器制造局。李大人是好意，可这汤添来添去的，往往事与愿违——弄得锅里的味道越来越杂，就好比相声里说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

这种情形之下，天津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版图上最为各色的一座城市。

各色是什么意思？

各色也作格涩，实为市井口语，不登大雅。天津的市井口语，多有出处。譬如一个人死了，就说“嗝儿屁”了。近人考据这本是一句蒙古语，死亡的意思。同时，天津市井口语之中还混杂着许多外来语。譬如说汽油，老一辈天津人就叫它“革司林”，其实是英语。而“各色”一词见诸文字，不多。只在曹禺先生的剧本《日出》里读到几处。那是妓院老鸨子训斥“小东西”，说她拒不接客是个各色的丫头。关于各色的含义，大概是指与众不同的人物或与众不同的行为。这与时下北京方言里的“格”颇有几分相似之处。

说起民国年间天津人的“各色”，有别于京城之处首先在于争狠斗勇的强悍民风。当年火烧洋人的望海楼教堂，杀七个宰八个，真刀真枪毫不含糊，便是民风强悍的明证。然而烽火连天的战事毕竟不是“拉洋片”——想看就看。寻常日子里天津卫的老少爷儿们无以滋事，憋得难受，只能到药铺买个清瘟解毒丸吃吃，败一败心火。其实天津强悍的民风之中，很早就讲究一个“赌”字。无论天塌地陷的大事，还是鸡毛蒜皮的小情，天津赌徒都能将其归入赌场。譬如直鲁联军跟川陕联军开

了战，本埠百姓远离战场，即使斗胆前往，也掏不起那份盘缠。于是闲杂人等聚集街头摆局，设赌押宝——主题是预测孰胜孰败战事结局。颇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境界。其实呢，天津人只是过一过赌瘾罢了。

大有大赌，小有小赌。津门赌风日炽一日，早已成为民间一大风景。说到大赌，乃是名流雅事，平民百姓那是难以问津的。天津的暴发户多为盐商，当年科举未废，大比之年便设局押宝，一注千金，专赌前三甲的姓氏。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，然而前来应试的秀才却是“百家姓”。因此愈发显出悬念无穷的魅力，令人绞尽脑汁。投入这种赌局，胜者赢一座金山，输者赔一座金山，堪称豪赌。咸丰末年天津富商王民三嗜赌，适逢大比之年，此公倾其全部家私投注，押前三甲者洪姓。一时间哗然，引得天津老少三代赌棍纷纷参战。洪乃冷僻姓氏，多南人。北国天津更是鲜见，况举子乎。王民三必输无疑。然而张榜之时，荣登榜首者果然姓洪名水初，祖籍湖南。王民三大获全胜，赢了全城赌资，富上加富。三年之后，真相大白，公众方知这是一起重金贿考案。赌民们叫叫嚷嚷登门索赔，王民三已然嗜赌发疯，家徒四壁。

大赌之下，是小赌。斗蛐蛐斗鹌鹑斗公鸡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小赌之风，早已弥散于天津的四城八乡，无处不在。譬如说家住城里石桥胡同的郝姥姥，人人都知道这位著名的接生婆。郝姥姥门前，每天从早到晚总是聚集着一大帮穷身豁业的赌徒，人称“赌红门”。红门的赌金，极其平民化：三百六十五天一成不变，输赢都是二斤白面。红门聚赌的形式也很喜闻乐见：郝姥姥门外，摆着两只竹筐。东边竹筐里装着一堆竹牌子，竹牌子上写着“小子”，西边竹筐里也装着一堆竹片，竹片上写着“闺女”。一旦有人来请接生婆，赌徒们便纷纷猫腰从筐里拿上一只竹片。有人拿“小子”，也有人拿“闺女”。然后众人手握竹片，跟在郝姥姥的车子后边，一路小跑儿。郝姥姥进屋接生，赌徒们就不声不响候在大院门外。待到产妇红门大开，婴儿呱呱坠地，赌局也就有了结果。输者立即掏钱。赢者则悠悠然走在街上，手里托着二斤白面，回家

炸酱去了。

小赌之风渗入骨髓，更是骇人听闻。譬如冬季里的“赌九”。农谚云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可是天津卫的赌徒们偏偏爱在“一九”和“七九”的节气里，河边设赌。好事之徒从大街上找来一个缺心眼儿的叫花子，告诉他对河儿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肉包子，白吃。叫花子听罢立即涉冰过河奔向彼岸。天暖冰薄，生死难卜，因此极其刺激。这种人命关天的赌局，无论押生押死，输赢同样残酷。往往引起官府干预。

小赌之下，便是滥赌了。赌风的泛滥，为天津民风注入几分百无聊赖的内容。夏天茶馆里飞过一只蚊子，喝茶的闲人们立即聚赌，押公儿押母儿虽然只是一壶茶资，然而赢家享受的却是满堂喝彩。就连大街上卖糖堆儿（北京叫糖葫芦儿）的也很各色，怀里抱着一筒竹签子，吆喝着“输一赢二”。你给他一大枚铜子然后抽签儿。抽中了，他给你两支糖堆儿，抽不中，你就赢一团口水咽到自己肚子里去，走人。

话说民国初年，天津卫又冒出一块各色的地方，这就是南市。此地原是一片开洼。庚子之后，因邻近法日两国的预备租界，逐渐形成无人管理的空白地带，竟然变为“开发区”。驴头马面秃神瞎鬼一涌而来，一夜之间这里就成了淘金之地。不到十年光景，火啦。南市的饭馆无数，菜谱上除了清蒸人肉，什么美味佳肴都有。南市的妓院遍地，推开一扇门硬往里走，保你遇不到良家妇女。南市也有报馆书局，报纸上登的皆为谣言。书局呢，印出的小册子尽是春宫与金枪不倒的药方，算是以副养文。戏园子演杂耍儿，女艺人上台头一件事儿就是亮出两只乳房，说是给观众“喂奶”。放眼南市：人市儿卖鬼，鬼市儿卖人，鸟市儿卖驴鞭，鱼市儿卖姨太太们用的“葛先生”。驴唇不对马屁股，这正是南市的各色之处。

然而真正各色的地方，乃是南市的华楼。投资兴建这座娱乐大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清宣统皇帝的舅父良揆。帝制瓦解溥仪逊位，各人找

各人的饭辙。良揆大人虽为皇亲国戚也只得下海经商。因此，他成为近代“高干”开办“三产”的始作俑者。

说起华楼的各色之处，并不在于它的西餐厅（天津人管西餐厅叫洋饭店。虽说本地老少爷儿们肚子里都有一挂好下水，但是面对灯红酒绿的西餐厅，只见刀子叉子摆在桌上，还有女招待陪坐，天津爷儿们立即晕菜——不知道是先吃牛排还是先吃女人大腿），也不在于它的台球房（两位绅士一人手里举着一根杆子，乍看以为是旱地钓鱼，其实两人轮换着去捅台子上那一堆花花绿绿的木球——天津爷儿们当场傻眼）。华楼真正的各色之处，在于雅茗茶社。雅茗茶社真正的各色之处，恐怕离不开那位“大耍儿”。

大耍儿者，嗜赌成性者也。

天津租界里的寓公，不乏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、督军司令、学士翰林……然而提起“大耍儿”曹四公子的大名，则是雅俗共赏，家喻户晓。

曹四公子还有两位形影不离的好友，那就是季二少爷与孙大官人。

曹四公子出身绝对名门，他的族叔乃是“小站练兵”起家以贿选闻名的北洋大总统曹锟。季二少爷呢，也是望族。天津有民谣云：“高台阶，亮大门，冰窖胡同季善人。”说的正是季氏宅第。至于孙大官人就更不是外人了。他的父亲本是“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”孙传芳将军。这三位家财万贯的公子哥儿，整天闲得难受，就到雅茗茶社聚齐，既不“齐家”也不“治国”更不“平天下”，而是凑到一块儿，抬杠拌嘴长学问。冷眼乍看，谁都以为这三位大贤人是为了批注《论语》而各抒己见。其实呢他们正为一件不咸不淡的事情“掐”个不休。这三位少爷只有争论到红头涨脑的时候，才觉得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。然而争论往往难有结论，于是这三位少爷就只能采取打赌的方式，决出雌雄。久而久之，设局押宝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一日无赌，曹四公子活着没味；二日无赌，曹四公子活着没劲；三日无赌，曹四公子就动笔写遗书，准备自杀。

好在这三位少爷天天都能找到赌题。曹四公子的性命也就保住了。

2

雅茗茶社二楼的高级雅座，正是这三位少爷的常年包房。常年给这间高级雅座端茶倒水的，是一个名叫四喜的茶博士。四十啷当岁的四喜一双眯缝儿小眼，身形活像一只虾杆儿。此公长相不济，却颇有几分来历。帝制时代，四喜乃是紫禁城里司职茶炉的小太监，据说还见过老佛爷。雅茗茶社开张纳客之初，雅茗茶社经理贾立久不知深浅，花大价钱从杏花村请来唱玩意儿的小玉环，专门伺候雅间的三位少爷。没承想这招儿不灵，好比“裤腰带当围脖儿——系错了地方”。小玉环颇受冷落，第三天便哭哭啼啼辞工而去。

贾立久没辙，只得拎着铜壶亲自为这三位爷沏茶兑水。

伺候了几天，贾立久恍然大悟。敢情这三位少爷天天聚到雅茗茶社，并不是为了粉头而是为了抬杠。一壶龙井还没喝完，兴许就为一个不中不着的题目争得面红耳赤，然后就设局打赌，一决雌雄。偶尔这三位少爷也有搜肠刮肚找不到题目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块儿打蔫儿，呆呆坐着仿佛染了鸡瘟。贾立久摸准了仨人的脉搏，也就有了偏方。他决定恭请四喜出山。

四喜离开清宫来到天津，落户城里二道街，跟小说家刘云若住邻居。俗话说人过中年日过午，然而嗜赌的四喜依然不甘寂寞，总想找个热闹儿，掺和掺和。贾立久登门拜访，正中下怀。四喜忘了矜持，当即应了这份差事。尤其是听说曹四公子酷爱打赌的事迹，四喜更是兴奋不已，颇有英雄找到演兵场的喜悦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四喜穿上茶博士的行头出场，当即得了一个“碰头彩”。首先是曹四公子大喜，他喝着四喜亲手沏出的香片，优哉游哉就驾了雾，好比进了紫禁城，恍恍惚惚自己就成了皇上的兄弟鬼子六儿。物以稀为贵，既然废除了帝制，曾为太监的四喜身价反而遽增。如今共和了，普天之下还有谁人能够喝到太

监沏出的香茶呢？

我。曹四公子乐不可支，一声吆喝，仨人就在桌子上码了一百块银圆，算是赏给四喜的见面礼。

四喜惊了，颇有重操旧业的感觉。他小心伺候着，不久就成了雅茗茶社的“缺宝儿”——那三位少爷已经离不开他了。

话说到了西历一九三一年。进伏之后，天气异常，号称小扬州的天津居然连日干热而不见雨丝。天津人对老天爷极为不满，却又毫无办法。

这天的晌午，雅茗茶社经理贾立久嘴里喷着热气站在门口的凉厦下，看着马路上蒸腾而起的热浪，心里寻思着那三位大贤人怕是不会露面儿了。这样的热天儿，躲在深宅大院里消暑，比哪儿都强。身材肥胖的贾立久这样想着，从冰壶里拎出一瓶儿梅汤，一扬脖子——咕咚咕咚灌了下去。

大汗淋漓的狗褡儿气喘吁吁跑进雅茗茶社。贾立久立即放了一个响屁。狗褡儿故意一惊一乍：“哪儿打雷啦？八成是要下雨啊！”

狗褡儿本是名门之后，自从爹娘去世，他就成了没人管束的“无乐忧”，抽上了“白面儿”。此君整天东奔西逛，四处打游飞，没有正经事由。俗话说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。狗褡儿年纪轻轻，全凭自己的口舌腰脚混日子。你看他天天在南市大街上乱窜，其实那是给自己找饭辙呢。

贾立久不搭理这个“白面儿”。狗褡儿并不介意，使劲儿嘬了一口烟屁股儿，一拍大腿说道：“您知道我跟汤公雨打了一个大赌吗？七月二十三正午十二点，他说有雨，我说没雨。输赢可是五块大洋啊！”

贾立久定定注视着狗褡儿：“汤公雨是谁啊？”

“七月二十三我跟汤公雨赌雨，这事儿敢情您没听说啊？”狗褡儿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脑袋，“你要是连汤公雨的大名都不知道，咱俩就没话可说了。”

之后，狗褡儿坐在门前的阴凉里，合辙押韵唱起了天津的数来宝：

一有俩钱儿，我就烧包儿，
八月的天气我穿皮袄，
我爱戴：金丝眼镜美国便帽，
逢人开口我先笑，嘿！
为的是：露出嘴里的两个金牙套！

这时候一辆黑色奥斯汀小轿车吱的一声停在华楼门前。狗槛儿好似一条闻见肉香的细狗，起身蹿出雅茗茶社，扑向前去。

狗槛儿点头哈腰拉开奥斯汀的车门，好似大饭店的伯役。

这时候从车里缓缓伸出两只锃亮的黄色皮凉鞋。贾立久认识这双金贵的皮鞋，连忙迎上来。

狗槛儿抢在前面：“曹四公子，您哪看这大热的天儿。我这儿给您遮着太阳哪！您请您请……”

长得又细又长的曹四公子身穿一件丝绸长袍，走出轿车使劲儿跺了跺脚，然后定睛看着狗槛儿：“你——谁呀？”

说罢，曹四公子由贾立久引路，快步走进雅茗茶社大门。狗槛儿迈步紧跟，被曹四公子身后的保镖伸手拦住。

呸！保镖往狗槛儿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星子。

“谢谢您哪，大热的天儿您喷我一脸冰片。”狗槛儿抹了抹嘴巴子对保镖说。

这时候，一前一后又驶来两辆黑色小轿车——嘎吱一声停在雅茗茶社门前。

望着这阵势，狗槛儿乐了。这大热的天儿，曹四公子前脚进门儿，季二少爷和孙大官人后脚儿就到了。看起来今天必有一场恶赌。

季二少爷白白胖胖显得十分富态。孙大官人则是五短身材，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眼镜，不文不武的样子。狗槛儿迎上前去，大声问安。这两位少爷根本不睬，一步三摇走进雅茗茶社。

这时候，曹四公子坐在雅间里吼了起来：“四喜呢？四喜跑到哪儿去啦？”

季二少爷阴阳怪气：“八成是张勋复辟成功，四喜这小子又回到宫里去啦！”

孙大官人说：“今儿没有四喜当证人，咱们怎么打这个赌啊？贾经理你立马儿把四喜找来！我这儿急着押宝哪。”

贾立久满脸堆笑：“大热的天气，三位少爷万万不可着急。我现在就派人去找四喜。不知道三位少爷今天赌的是什么题目啊？”曹四公子快人快语：“我说唱落子的大白玉花屁股上长了一颗痞子……”

季二少爷和孙大官人异口同声：“没有！大白玉花屁股上根本就没长痞子！”

贾立久问道：“依您二位的意思……”

季二少爷嘿嘿一笑：“依我的意思，大白玉花屁股上长了一颗瘰子！”

贾立久转身走出雅间，吩咐候在门外的狗槛儿：“今儿你算是有了饭辙，赶紧把四喜给我找来！”

狗槛儿乐了：“人卖嘴，我卖腿，您就瞧好儿吧！”

狗槛儿细狗一般蹿上大街，前去寻找四喜。



赌徒四喜嗜食蒯记凉果，已然成癖。尤其是进了热月，倘若一天不食，就好像犯了烟瘾，一派无精打采的样子。糯米凉果本是江南小吃，落户津门的蒯记凉果则极力迎合“卫嘴子”的馋猫儿习性，在“甜、黏、凉”三字上狠下功夫，渐成本埠一绝。人们私下议论，四喜嗜食凉果，就好比男人好色。四喜的裤裆里没了事由儿，浑身上下，只有一张男人嘴巴。凉果就成了他娘儿们。四喜也懂得这个道理，花钱找日本大夫镶了一口好牙，死吃。

睡醒了晌午觉，四喜一睁眼就想起了凉果。洗脸漱口，他一步三摇走进蒯记蒸食铺。小伙计立即迎上前来，给他打着扇子。

四喜虚睁着一双小眼睛，稳稳落座，然后摆摆手：“出汗吃凉果，越吃越败火。”

小伙计知趣，放下扇子，任凭四喜出汗。蒯记蒸食铺的掌柜蒯七，乐乐呵呵端来一盘什锦馅凉果：“四爷，今儿的凉果总共十八种馅儿，您老慢慢品着。”

小伙计站在门外扯着嗓子大声吆喝：“蒯记凉果，好吃败火！这位爷，您里请！”

四喜喝了一口杏仁茶，食欲大振。他伸出筷子，夹起一个凉果。

吱呀凳子一响，桌子对面坐下一位食客。四喜并不抬头，缓缓将凉果放进嘴里，使劲儿一咬。一股爽口的清香立即在口中弥散开来。

四喜知道这个凉果是西瓜馅儿的。

味道很好。四喜运足一口气，又从盘子里夹起一个凉果。

“这个是枣泥儿馅的。”坐在桌子对面的食客手里端着一碗茶汤，轻声说道。

四喜仍不抬头，放在嘴里一嚼，果真是枣泥儿馅的。

“咦？”四喜抬头看了看对方。

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，胖胖腾腾的身穿月白色绸褂绸裤。

中年男子微微一笑，说第三个凉果是红果馅儿的。

四喜恼了：“这第三个凉果要不是红果馅儿的呢？”

对方避而不答，继续说道：“第四个是豆沙馅儿的。第五个是桂花馅儿的。”

四喜不言不语，伸出筷子将第三个凉果夹开，摆在盘子里。

果然是红果馅儿的。

四喜站起身来，仿佛磨道上的驴——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儿，又坐下了。

身穿绸褂绸裤的中年男子却起身离开桌子，朝着门外走去。